

社會主義發展規律

時代社編



時代出版社

41

F-0

社會主義發展規律

時代出版社

時代出版社

Сборник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ь развития социализма

Шанхай

Экста

1951

3-е изд.



1950年11月初版
(4900册)

1951年3月再版
(4900册)

1951年8月三版
(4900册)

蘭州分店：蘭州民國路五十八號

杭州分店：杭州延齡路一二一三號
電話：二五六四八
電報掛號：二五一四

總社：北京東交民巷十八號
電話：(八五)一六六〇
電報掛號：五二〇〇

編輯者 時 代 出 版 社
出版者 時 代 出 版 社
上海(11)南京東路三七七號
電話：九一二四三
電報掛號：二〇〇〇一
ПРОИЗВОД

社會主義發展規律

目次

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	安德烈夫(三)
論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完全適應·····	葛列捷爾曼(三五)
論蘇維埃社會發展上新舊之間的鬥爭·····	沙利柯夫(四八)
論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對立性的消除·····	迦波奇卡(六九)
共產主義——我們的偉大目標·····	米那葉夫(八〇)

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

II. 安德烈夫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工人階級、對全體進步人類的無價貢獻，是在於他們首先發現了社會發展的規律，並且因此完成了社會思想史上的革命。這一個最偉大的科學發現，使馬克思主義的奠基者可以證明資本主義滅亡的無可避免性，給工人階級指出了爭取從資本主義奴役狀態中解放出來的鬥爭道路，指出了建立新的共產主義社會的道路。這給在馬克思之前的社會史上、在社會現象的說明上佔絕對支配地位的唯心主義，在解釋社會生活的現象上，一個致命的打擊。

馬列主義的奠基者證明：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的和決定性的根源。社會的結構、它的整個面目、從一種社會形式到另一種社會形式的轉移：都是由生產方式來決定的。

斯大林同志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關於社會的學說，他在「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

史唯物主義」一書裏指出，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一）地理環境，（二）人口的增長，（三）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斯大林同志研究每一個條件，並且規定它們在社會發展上的地位和作用。

我們懂得所謂地理環境就是包圍我們的自然，自然富藏、氣候、土壤的肥瘠、動物界和植物界、山嶺、盆地、河流和森林的有無、離開海洋的距離等等。顯而易見，地理環境是人類社會產生、存在和發展的一個必然的和經常的條件，因為只有從地理環境裏，從自然裏，人們才能獲得自己生存的一切必要東西。製造勞動工具用的一切物質，像原料、電能來源那樣的生產手段，——這些都是自然所給予人的。照馬克思的話說來，自然是人類食物的原始的和天然的倉庫，是人類勞動手段的原始工廠。因此，地理環境對於社會的發展是有影響的。它不是加速社會的發展，就是阻滯社會的發展。

不過，地理環境雖然是社會發展的經常的和必要的條件之一，但它却不能成為決定社會面目、表現社會制度的主要力量。

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爲了執行自己主子們的社會命令，企圖證明地理環

境在社會發展上起有決定性的作用。地理學派的代表們斷定：地理環境對於人們的心理狀態、對於他們的傾向和志願有決定性的影響，它決定他們的勞動能力，以及道德和精神的品質。十八世紀法國的啓蒙哲學家孟德斯鳩說：人們的風俗和宗教信仰、社會和政治制度，首先受氣候的影響。英國的社會學家鮑克斷定說：不僅氣候，而且還有土壤、食物、風景、地域的特點，影響着民族的性格、人口的增長、勞動的供求、工資的水準、以及社會和政治制度的形成。

這些反動的「理論」是用來辯護資本主義制度和殖民地奴役狀態的存在，抹煞階級的矛盾，掩飾資本國家裏勞動者飢餓、赤貧和失業的真實原因。

在帝國主義時代裏，地理學派被反動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者，用來辯護美國、德國、日本資本家們的侵略政策。在德國，保護德國帝國主義強盜性的掠奪政策的法西斯「地理政治學」理論，就是這一種學派。按照該項理論說來，整個的地理環境，尤其是領土的面積，成了社會生活的主要的和決定的條件。因此，照擁護這一理論的人們的意見說來，德國人民似乎缺少「生活的空間」，而應該爲了奪取別人的土地而進行鬥爭。法西斯的「地理政治學」是企圖重新劃分世界、奴役其他民族——首先是蘇聯各民族——

的德帝國主義掠奪志向的思想表現。

類似的說教在日本也會經散佈過。日本帝國主義的思想僑僕想把全世界各國根據它們所佔領土面積的大小分成富有的和貧窮的兩種：某一個國家所佔的領土愈大，似乎它就愈富有。他們說日本窮，因為它所佔的領土太小。所以，掠奪中國和蘇聯的領土，彷彿就是帝國主義日本的『生活必要』。

現在，法西斯的『地理政治學』是英美帝國主義的思想武器。渴望統治世界的美國資產階級的胃口實在是沒有止境的。美國帝國主義的論客宣佈土耳其和希臘、歐洲和非洲、近東和遠東是美國的『生活空間』。在世界各地都在建立着美國的海軍和空軍基地，侵犯着其他民族的國家主權。

英國帝國主義也不比自己的美國搭檔，鼓勵者和世界反動派的首領落後，不久以前，一本英國雜誌發表了西里爾·霍爾斯教授的一篇文章，並且還附有一張東半球的地圖。文章講述不列顛的三個『生死攸關的空間』：東非、遠東和近東。值得注意的是霍爾斯把烏克蘭、高加索、東南歐各國、伊拉克、伊朗的石油地區等包括在『大不列顛的近東生死攸關的空間』中。

這樣，現代英美帝國主義的論客企圖利用地理學派，來爲自己喪失理性的主子的侵略野心辯護。

斯大林同志在「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書裏，深刻地批評了地理學派，指出它跟科學沒有什麼共通的地方。

地理學派無力地解釋爲什麼在同一地理環境的條件下曾經存在過而且還存在着各民族社會組織的各種不同形式。例如，爲什麼在擁有廣大領土和龐大自然富藏的沙皇俄羅斯，勞動者度着可憐的生活和俄羅斯農民永遠感覺到土地的尖銳缺乏？反過來，爲什麼在擁有同一地理環境的蘇維埃聯盟，却是世界上最前進的國家、最偉大的工業化和集體農場的強國，而且那裏勞動者的物質和文化水準每年在提高着呢？歷史唯物主義教導我們：一切都要看生產工具和生產手段握在誰的手裏，是誰擁有國家的全部財富，哪一個階級是統治階級。

地理環境對社會的發展起着影響，它促進或妨礙社會的發展，但是它却不可能是社會生活變化的源泉，也不可能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不論自然富藏、土壤的肥瘠、或領土的面積，都不能解釋某種社會制度的存在。一切自然現象、地理環境都只有非常緩

慢的、實際上感覺不出的變化，而社會的發展却要快出許許多多。例如，希臘的地理環境在兩千年裏差不多沒有什麼變化，然而現在在君主法西斯黨徒和美國帝國主義的鐵蹄下呻吟的希臘人民却遭遇了不知多少的社會和政治變化。

地理環境，正像斯大林同志光輝地指出的那樣，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必要的、但卻不是主要的和決定的條件，『因為在數萬年間幾乎仍舊不變的現象，決不能成為那在幾百年間就發生根本變更的現象發展的主要原因。』

斯大林同志接着指出，人口的增長、居民密度的高低、人口的數字，也像地理環境一樣，在社會發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因為人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中的必要成分，沒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便不能有任何的社會物質生活。』人口的變更要不是促進、就是阻滯社會的發展。不過，人口的增長是不是社會發展的主要和決定力量呢？

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們企圖在人口的增長中找到瞭解社會生活規律的鑰匙。其中之一（如英國十九世紀資產階級社會學家史本塞）認為人類數目的增加引起需要的增長，而需要則迫使他們發展物質資料的生產，去改進生產，而這一切則引起整個社會的進步發展。其他的人們企圖把資本主義經濟制

度的一切罪過推諉於人口的過度增長。

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的英國經濟學家馬爾塞斯教士「算計」地球上各個時期和各個國家的人口在以幾何級數增加着，而生存手段的生產却是以算術級數增加着。從這個幻想出來的「規律性」裏，馬爾塞斯作出結論說：地面上將永遠存在人口增長和生存手段之間的不相稱，因此，飢餓、赤貧和失業似乎都是由自然所產生的。他由於引證所謂人口的必然過剩，而歡迎流血的戰爭和最殘酷的疫病。這樣，馬爾塞斯企圖為資本主義的統治辯護，為永遠伴隨着赤貧、失業和戰爭的資本主義統治而辯護。

馬克思在「資本論」裏就已經對馬爾塞斯的反動理論作了體無完膚的批評。馬克思闡明：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力的發展、技術的進步無可避免地引起生產上工人的減縮，因此，也就引成所謂人口過剩。這就是產生龐大的失業後備軍、生長大批赤貧人們的原因。所以，羣衆性的失業、飢餓和赤貧的原因，不是在自然規律裏，而是在於資本主義制度裏。

這個英國教士的憎恨人類的、獸性的「理論」，現在也依舊被現代英美的文明食人者用來為資本主義的矛盾辯護，為帝國主義的掠奪政策找求根據。在馬爾塞斯之後，美

國的法西斯「理論家」威廉·福特在「得救之路」(一九四八年出版)一書裏寫道：赤貧如洗的美國勞動者，被拋到街頭而弄得大名一文的失業者，不應該埋怨資本主義制度，因為這裏有罪的是繁殖過快的人類，而不是資本主義。照這個吃人者的估計，每三個美國人中有一個是多餘的。他所傷心的是希特勒野獸所消滅的人的生命太少了，他認為醫生也在犯罪，因為他們把人們從死亡中拯救出來；他建議採用任何手段來減少人口。而最合理和如意的減少人口的手段，是戰爭和疫病。

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利用馬爾塞斯的理論，來辯護殖民地的落後和貧窮，辯護幾萬萬殖民地奴隸所處的可怕情況。英國經濟學家愛克斯丹寫道：「印度的馬爾塞斯在那裏呢？要是他在，他一定會反對糟蹋國家的大批印度孩子的出生。」如果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有印度那麼高的兒童死亡率，哪裏又談得到什麼印度孩子的大批出生呢？巴爾姆·戴德在「今日的印度」一書裏指出：由於巨大的死亡率，印度人口的增長比較英國和歐洲一起算來要低得多。目前印度有三億八千九百萬人口，而在十六世紀末尾則有一億人口。在三個世紀裏印度的人口只增加了三·八倍。在一七〇〇年英格蘭和威爾斯的人口有五百十萬人，而目前則達到了四千零四十萬人，那就是說在兩個半世紀裏人口增加了

八倍。這樣就打破了印度人口「過度」增長的論斷。

馬爾塞斯的人口增長在社會發展上起決定作用的資產階級理論，反映了最反動、最狂妄的、煽動新戰爭的、企圖屠殺愛好自由人民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集團的思想意識。

在斯大林同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書裏，猛烈地批評把社會發展解釋成爲人口增長的資產階級理論。

斯大林同志寫道：「如果人口底增長是能決定社會發展的力量，那末較高的人口密度就一定產生社會發展的較高形式的社會制度了。可是，在事實上却沒有這樣的情形。……比利時人口密度比美國高至十九倍，比蘇聯高至二十六倍，但美國在社會發展程度上高於比利時，而蘇聯比之比利時，更是高出一整個歷史時代，因爲比利時還是資本主義制度統治地區，而蘇聯却已經消滅了資本主義並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

「由此就應得出結論：人口底增長，並不是、而且不能是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決定社會制度性質、決定社會面貌的主要力量。」

馬爾塞斯的錯誤遭到生活本身的反駁，後者顯示：人口的增長不僅依賴人們的生物學特徵，而是主要地依賴人所居住的社會經濟環境。人口的正常增長和運動只有在蘇維

埃社會主義制度下才有可能。那裏剝削、失業和赤貧都已經消滅了，人民收入在飛快地增加着，人民的物質和文化水準也在每年提高着。

人口的迅速增長無條件地促進着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和政治威力的更迅速發展。不過，蘇聯人口空前迅速的生長本身是由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來決定的，正像資本主義國家裏人口增長率的急劇減低，是受垂死的帝國主義制度限制的一樣。

因此，歷史唯物主義承認人口增長對社會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同時證明人口的增長不能當作決定人們社會制度性質的主要力量。斯大林同志寫道：『人口的增長當然是影響到社會發展，是促進或延緩社會發展的，但它不能成爲社會發展中的主要力量。它對於社會發展的影響不能是決定的影響，因爲人口的增長並不能給我們說明：爲什麼某個社會制度恰巧是要由一定的新制度來替代，而不是由其他某一個制度來替代……』

因此，地理環境和人口的增長，不是決定社會面目、表明社會制度的主要物質生活條件。

決定社會發展、決定社會由這一制度發展爲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據歷史唯物主義看來，便是人們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謀得方式，便是社會生活和發展所必需的食品、衣服、靴鞋、住房、燃料和生產工具等等物質資料生產方式。』

正是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的發展和它的經濟和政治結構、意識形態、政治、道德、社會機關的性質。

照斯大林的定義說來，生產方式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辯證統一的體現。

什麼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呢？

爲了要社會能够生活和發展，必須使它具有生存的手段，而爲了要有生存的手段——食品、衣服、住屋等，——就必須生產它們。物質資料的生產，只有當人們學會製造生產工具和使用它們的時候，才有可能。生產工具和憑着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而發動着生產工具並實現着物質資料生產的人，——這兩者構成社會的生產力。

生產工具是生產力的一個必需因素。生產過程本身，只有當人們學會製造生產工具並使用它們的時候，才有可能。人越改進勞動工具，人在生產過程中利用它們也越進步

和越完備，生產本身的水準就越高，人對自然、對地理環境的作用就愈積極。正是生產工具、技術發展的水平顯示人對自然作用的積極性，並且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對社會所生產物品的量和質，起着巨大的影響。

斯大林同志對於蘇聯工業的技術設備一向非常重視。如果蘇聯的經濟是以沙皇俄羅斯的落後技術為基礎的話，那末在蘇聯建立社會主義就會是不可能的。必須改造、重建我們整個的工業，用前進的現代技術來配備它。正是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社會所能達到的空前未見的技術進步，使它能夠創造促成產量非常豐富的那種勞動生產率。

生產力最重要的因素，是具有相當生產技能和勞動經驗而發動着生產工具的人。沒有活的人的勞動，生產工具本身就不可能造成。人積極地影響自然，製造一切物質的社會財富，改造自然，使自然服從自己的利益。如果人們不去掌握的話，生產工具、生產手段和技術會變成爲一堆死屍。馬克思寫道：「不在勞動過程中使用的機器是沒有用處的。此外它更受到自然新陳代謝的破壞作用。鐵生鏽，木頭腐爛……人的勞動應該包圍這些東西，使它們從死中復活過來，把它們從只有可能的價值，轉變成爲真實和有用的使用價值。」正因爲這個緣故，在生產過程中起着決定作用的人們，是社會生產力的主